

大立翁偶集

函一
冊二
函

齊
平
和
知
聲
PDG

笠翁偶集卷之二目次

詞曲部

下

賓白第四 計八款

聲務鏗鏘

語求肖似

詞別繁減

字分南北

文貴精潔

意取尖新

少用方言

時防漏孔

料謹第五 計四款

戒淫褻

忌俗惡

重關係

貴自然

格局第六 計五款

家門

冲場

出脚色

小收煞

大收煞

演習部

選劇第一 計二款

別古今

劑冷熱

變調第二 計二款

空齋偶集 卷之二 藏板

縮長為短

變舊成新

附

琵琶記尊夫改本

明珠記煎茶改本

授曲第三 計六款

解明曲意

調熟字音

字忌模糊

笠翁曲嚴分合

鑼鼓忌雜

吹合宜低

教白第四 計二款

高低抑揚

緩急頓挫

脫套第五 計四款

衣冠惡習

聲音惡習

全錄作集

語言惡習

利譚惡習

劍空錄五

精四錄

殊途同歸

本

高升明錄

本

禁白錄四

精二錄

知命宜於

蹤迹忌難

曲疑合奇

藏板

笠翁偶集卷之二

湖上李漁著

婿余三垣紫臣

男將開信斯

全訂

賓白第四

自來作傳奇者。止重填詞。視賓白爲末着。常有白雪陽春其調。而巴人下里其言者。予竊怪之。原其所以輕此之故。殆有說焉。元以填詞擅長。名人所作。北曲多而南曲少。北曲之介白者。每折不過數言。卽抹去。賓白而止。閱

填詞亦皆一氣呵成無有斷續似併此數言
亦可略而不備者由是觀之則初時止有填
詞其介白之文未必不係後來添設在元人
則以當時所重不在于此是以輕之後來之
人又謂元人尙在不重我輩工此何爲遂不
覺日輕一日而竟置此道于不講也予則不
然嘗謂曲之有白就文字論之則猶經文之
于傳註就物理論之則如棟梁之于榱桷就
人身論之則如肢體之于血脉非但不可相

王安節曰
先生之恒
情即他人
之化境

無且覺稍有不稱即因此賤彼竟作無用觀者故知寶白一道當與曲文等視有最得意之曲文即當有最得意之寶白但使筆酣墨飽其勢自能相生常有因得一句好白而引起無限曲情又有因填一首好詞而生出無窮話柄者是文與文自相觸發我止樂觀厥成無所容其思議此係作文恒情不得幽渺其說而作化境觀也

聲務鏗鏘

賓白之學首務鏗鏘一句聲牙俾聽者耳中生棘敷

言清亮使觀者倦處生神世人但以音韻二字用之

曲中不知賓白之文更宜調聲協律世人但知四六

之句平間仄仄間平非可混施邊用不知散體之文

亦復如是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二語

乃千古作文之通訣無一語一字可廢聲音者也如

上句末一字用平則下句末一字定宜用仄連用二

平則聲帶啞啞不能聳聽下句末一字用仄則接此

一句之上句其末一字定宜用平連用二仄則音類

咆哮不能悅耳。此言通篇之大較。非逐句逐字皆然。也能以作四六平仄之法。用于賓白之中。則字字鏗鏘。人人樂聽。有金聲擲地之評矣。

聲務鏗鏘之法。不出平仄。仄平二語是已。然有時連用數平。或連用數仄。明知聲久鏗鏘。而限于情事。欲改平爲仄。改仄爲平。而決無平聲仄聲之字可代者。此則千古詞人未窮其秘。予以探驪覓珠之苦。入萬丈深潭者。既久而後得之。以告同心。雖示無私。然未免可惜。字有四聲。平上去入是也。平居其一。仄居其

余云洩從
前未洩之
秘鏗鏘鼓
舞絕倒手
子矣

三。是。上。去。入。三。聲。皆。麗。于。仄。而。不。知。上。之。為。聲。雖。與。
去。入。無。異。而。實。可。介。于。平。仄。之。間。以。其。別。有。一。種。聲。
音。較。之。于。平。則。畧。高。比。之。去。入。則。又。畧。低。古。人。造。字。
審。音。使。居。平。仄。之。介。明。明。是。一。過。文。由。平。至。仄。從。此。
始。也。譬。如。四。方。聲。音。到。處。各。別。吳。有。吳。音。越。有。越。語。
相。去。不。啻。天。淵。而。一。至。接。壤。之。處。則。吳。越。之。音。相。半。
吳。人。聽。之。覺。其。同。越。人。聽。之。亦。不。覺。其。異。晉。楚。燕。秦。
以。至。黔。蜀。在。在。皆。然。此。即。聲。音。之。過。文。猶。上。聲。介。于。
平。去。入。之。間。也。作。賓。白。者。欲。求。聲。韻。鏗。鏘。而。限。于。情。

藏板

余云周挺
 齋以入聲
 派入平上
 去三聲今
 笠翁以上
 聲介于仄
 平之間皆
 扼隱候之
 吃而奪其
 幟者

事求一可代之字而不得者。卽當用此法以濟其窮。如兩句三句皆平。或兩句三句皆仄。求一可代之字而不得。卽用一上聲之字介乎其間。以之代平。可以之代去。入亦可。如兩句三句皆平。間一上聲之字。則其聲是仄。不必言矣。卽兩句三句皆去聲。入聲。而間一上聲之字。則其字明明是仄。而却似平。令人聽之。不知其爲連用數仄者。此理可解。而不可解。此法可傳。而實不當傳。一傳之後。則遍地金聲。求一死在之。鳴而不可得矣。

卷之二
 芥子園

語求肖似

文字之最豪宕最風雅作之最健人脾胃者莫過填
詞一種若無此種幾于悶殺才人困死豪傑予生憂
患之中處落鬼之境自幼至長自長至老總無一刻
舒眉惟于製曲填詞之頃非但鬱藉以舒愠爲之解
且嘗僭作兩間最樂之人覺富貴榮華其受用不過
如此未有真境之爲所欲爲能出幻境縱橫之上者
我欲做官則頃刻之間便臻榮貴我欲致仕則轉盼
之際又入山林我欲作人間才子卽爲杜甫李白之

後身我欲娶絕代佳人。卽作王嬙西施之元配。我欲
成仙作佛。則西天蓬島。卽在硯池筆架之前。我欲盡
孝。輪忠。則君治親年可躋堯舜。彭錢之上。非若他種
文字。欲作寓言。必須遠引曲譬。醞藉包含。十分牢騷。
還須留在六七分。八斗才學。止可使出二三升。稍欠
和平。略施縱送。卽謂失風人之旨。犯佻達之嫌。求爲
家絃戶誦者。難矣。填詞一家。則惟恐其蓄而不言。言
之不盡。是則是矣。須知暢所欲言。亦非易事。言者心
之聲也。欲代此一人立言。先以代此一人立心。若非

夢在神遊何謂設身處地無論立心端正者我當設
 身處地代生端正之想即遇立心邪辟者我亦當舍
 經從權暫為邪辟之思務使心曲隱微隨口唾出說
 一人肖一人勿使雷同弗使浮泛若水滸傳之敘事
 吳道子之寫生斯稱此道中之絕技果能若此即欲
 不傳其可得乎

詞別繁滅

傳奇中賓白之繁實自予始海內知我者與罪我者
 半知我者曰從來賓白作說話觀隨口出之即是笠

翁賓白當文章做字字俱費推敲從來賓白只要紙
上分明不顧口中順逆常有觀刻本極其透徹奏之
場上便覺糊塗者豈一人之耳目有聰明聾聵之分
乎因作者只顧揮毫並未設身處地既以口代優人
復以耳當聽者心口相維詢其好說不好說中聽不
中聽此其所以判然之故也笠翁手則握筆口却登
場全以身代梨園復以神魂四繞考其關目試其聲
音好則直書否則攔筆此其所以觀聽咸宜也罪我
者曰填詞既曰填詞卽當以詞爲主賓白旣名賓白

明言白乃其實。奈何反主作客而犯樹大于根之弊乎。笠翁曰：始作俑者實實爲予責之誠是也。但其敢于若是與其不得不若是者則均有說焉。請先白其不得不若是者。前人實白之少。非有一定當少之成格。蓋彼只以填詞自任。留餘地以待優人。謂引商刻羽。我爲政。餘聽美觀。彼爲政。我以約畧數言示之。以意。彼自能增益成文。如今世之演琵琶西廂。荆劉拜殺等曲。則仍之。其間實白科譚等事。有幾處合于原本。以寥寥數言塞責者乎。且作新與演舊有別。琵琶

琶西廂荆劉拜殺等曲。家絃戶誦已久。童叟男婦皆能備悉。情由即使一句賓白不道。止唱曲文。觀者亦能默會。是其賓白繁減可不問也。至于新演一劇。其間情事。觀者茫然。詞曲一道。止能傳聲。不能傳情。欲觀者悉其顛末。洞其幽微。單靠賓白一着。予非不圖省力。亦留餘地以待優人。但優人之中。智愚不等。能保其增益成文者。悉如作者之意。毫無贅疣。蛇足于其間乎。與其留餘地以待增。不若留餘地以待減。減之。不當猶存作者深心之半。猶病不服藥之得中醫。

也。此予不得不若是之故也。至其敢于若是者，則謂
千古文章總無定格。有創始之人，卽有守成不變之
人。有守成不變之人，卽有大仍其意，小變其形，自成
一家而不顧天下非笑之人。古來文字之正變爲奇，
奇翻爲正者，不知凡幾。吾不具論，止以多寡增益之
數論之。左傳國語紀事之書也。每一事不過數行，每
一語不過數字。初時未病其少，殆班固之作漢書，司
馬遷之爲史記，亦紀事之書也。遂益數行爲數十百
行，數字爲數十百字，豈有病其過多而廢史記漢書

于不讀者乎。此言少之可變爲多也。詩之爲道。當日
但有古風。古風之體多則數十百句。少亦數十句。初
時亦未病其多。殆近體一出。則約數十百句爲八句。
絕句一出。又歛八句爲四句。豈有病其漸少而選詩
之家。止載古風。剛近體絕句于不錄者乎。此言多之
可變爲少也。總之文字短長。視其人之筆性。筆性遒
勁者不能強之使長。筆性縱肆者不能縮之使短。文
患不能長。又患其可以不長。而必欲使之長。如其能
長而又使人不可刪逸。則雖爲賓白中之古風。史漢

亦何患哉。予則烏能當此。但爲糠粃之導。以俟後來
居上之人。

予之賓白。雖有微長。然初作之時。竿頭未進。常有當
儉不儉。因留餘幅。以俟剪裁。遂不覺流爲散漫者。自
今觀之。皆吳下阿蒙手筆也。如其天假以年。得于所
傳十種之外。別有新詞。則能保爲犬夜鷄晨鳴乎。其
所當鳴默乎。其所不得不默者矣。

字分南北

北曲有北音之字。南曲有南音之字。如南音自呼爲

我呼人爲你北音呼人爲您自呼爲俺爲咱之類是也。世人但知曲內宜分。烏知白隨曲轉。不應兩截。此一折之曲爲南。則此一折之白。悉用南音之字。此一折之曲爲北。則此一折之白。悉用北音之字。時人傳奇。多有混用者。卽能間施于淨丑。不知加嚴于生旦。止能分用于男子。不知區別于婦人。以北字近于麤豪。易入剛勁之口。南音悉多嬌媚。使施窈窕之人。殊不知聲音駁雜。俗語呼爲兩頭蠻說話。且然况登場演劇乎。此論爲全套南曲。全套北曲者言之。南北相

空象傳集卷之二
間如新水令步步嬌之類則在所不拘

文貴潔淨

白不厭多之說前論極詳而此復言潔淨潔淨者簡
省之別名也。潔則忌多。減始能淨。二說不無相悖乎。
曰不然。多而不覺其多者。多卽是潔。少而尙病其多
者。少亦近蕪。予所謂多謂不可刪逸之多。非唱沙作
米。強鳧變鶴之多也。作賓白者。意則期多。字惟求少。
愛雖難割。嗜亦宜專。每作一段。卽自刪一段。萬不可
刪者。始存稍有可削者。卽去。此言逐齡初填之際。全

稿未脫之先所謂慎之于始也。然我輩作文常有人以爲非而自認作是者。又有初信爲是而後悔其非者。文章出自已手無一非佳詩賦論其初成無語不妙。迨易日經時之後取而觀之則妍媸好醜之間非特人能辨別我亦自解雌黃矣。此論雖說填詞實各種詩文之通病。古今才士之恒情也。凡作傳奇當于開筆之初以至脫稿之後隔日一刪逾月一改始能淘沙得金無瑕瑜互見之失矣。此說予能言之不能行之者則人與我中分其咎。予終歲饑驅杜門日少。

趙聲伯云

文章至此

可稱無雙

而飛曲予

相公之不

能收合即

若是也快

哉文人古

今有幾

每有所作率多草草成篇章名急就非不欲剛非不
欲改無可剛可改之時也每成一劇纔落毫端即為
坊人攫去下半猶未脫稿上半業已災梨非止災梨
彼伶王之捷足者又復災其肺腸災其唇舌遂使一
成不改終為錮疾難醫予非不務潔淨天寶使之謂
之何哉

意取尖新

纖巧二字行文之大忌也處處皆然而獨不戒于傳
奇一種傳奇之為道也愈纖愈密愈巧愈精詞人忌

在老實老實二字卽織巧之讐家敵國也然織巧二字爲文人鄙賤已久言之似不中聽易以尖新二字則似變瑕成瑜其實尖新卽是織巧猶之暮四朝三未嘗稍異同一話也以尖新出之則令人眉揚目展有如聞所未聞以老實出之則令人意懶心灰有如聽所不必聽白有尖新之文文有尖新之句句有尖新之字則列之案頭不觀則已觀則欲罷不能奏之場上不聽則已聽則求歸不得尤物足以移人尖新二字卽文中之尤物也

少用方言

王宓尊云
石破天驚
轟雷四起

填詞中方言之多。莫過于西廂一種。其餘今詞古曲。在在有之。非止詞曲。卽四書之中。孟子一書。亦有方言。言天下不知。而予獨知之。予讀孟子五十餘年。不知而今知之。請先舉其說。兒時讀自反而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觀朱註云。褐。賤者之服。寬博。寬大之衣。心甚惑之。因生南方。南方衣褐者寡。間有服者。強半富貴之家。名雖褐。而實則絨也。因訊蒙師。謂褐乃貴人之衣。胡云賤者之服。旣云賤矣。則當從約短一尺省。

一尺購辦之資少一寸免一寸縫紉之力胡不窄小
其製而反寬大其形是何以故師默然不答再詢則
顧左右而言他具此狐疑數十年未解及近游秦塞
見其土著之民人人衣褐無論絲羅罕覩卽見一二
衣布者亦類空谷足音因地寒不毛止以牧養自活
織牛羊之毛以爲衣又皆麤而不密其形似毯誠哉
其爲賤者之服非若南方貴人之衣也又見其寬則
倍身長復掃地卽而訊之則曰此衣之外不復有他
衫裳襦袴總以一物代之日則披之當服夜則擁以

為余非寬不能周。遭其身非長不能盡。覆其足曾論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即是類也。予始幡然大悟曰

大史公著書必遊名山大川。其斯之謂歟。蓋占來聖

賢多生西北。所見皆然。故方言隨口而出。朱文公南

人也。彼烏知之。故但釋字義不求甚解。使千古疑團

至今未破。非予遠遊絕塞親觀其人。烏知斯言之不

謬哉。由是觀之。四書之文猶不可盡法。況西廂之為

詞曲乎。凡作傳奇不宜頻用方言。令人不解。近日填

詞家見花面登場。悉作姑蘇口吻。遂以此為成律。每

胆大包身

始能發此

快論然有

此處方有

此胆短亦

不易大也

作淨丑之白。卽用方言。不知此等聲音。止能通于吳越。過此以往。則聽者茫然。傳奇天下之書。豈僅爲吳越而設。至于他處方言。雖云入曲者少。亦視填詞者所生之地。如湯若士生于江右。卽當規避江右之方言。粲花主人吳石渠生于陽羨。卽當規避陽羨之方言。蓋生此一方。未免爲一方所囿。有明是方言而我不知其爲方言。及入他境對人言之。而人不解。始知其爲方言者。諸如此類。易地皆然。欲作傳奇。不可不存桑弧蓬矢之志。

時防漏孔

一部傳奇之賓白。自始至終。奚啻千言萬語。多言多
失。保無前是後非。有呼不應。自相矛盾之病乎。如玉
簪記之陳妙常道姑也。非尼僧也。其白云。姑娘在禪
堂打坐。其曲云。從今孽債染緇衣。禪堂緇衣。皆尼僧
字面。而用入道家。有是理乎。諸如此類者。不能枚舉。
總之文字短少者。易爲檢點。長大者。難于照顧。吾于
古今文字中。取其最長最大。而尋不出纖毫滲漏者。
惟水滸傳一書。設以他人爲此。幾同笊籬貯水珠箔。

遮風出者多而進者少。豈止三十六個漏孔而已哉。
科諱第五

插科打諱。填詞之末技也。然欲雅俗同歡。智
愚共賞。則當全在此處留神。文字佳。情節佳。
而科諱不佳。非特俗人怕看。卽雅人韻士。亦
有瞌睡之時。作傳奇者。全要善驅睡魔。睡魔
一至。則後乎此者。雖有鈞天之樂。霓裳羽衣
之舞。皆付之不見不聞。如對泥人作揖。土佛
談經矣。予嘗以此告優人。謂戲文好處。全在

空齋集卷之二
藏板
下半本只消三兩箇。盪睡便隔斷一部神情。
盪睡醒時上文下文已不接續。即使抖起精
神再看只好斷章取義作零齣觀。若是則科
諷非科諷乃看戲之人參湯也。養精益神使
人不倦全在于此。可作小道觀乎。

戒淫襲

戲文中花面插科動及淫邪之事。有房中道不出口
之語。公然道之。戲場者無論雅人塞耳。正士低頭。惟
恐惡聲之污聽。且防男女同觀。共聞褻語。未必不開

窺竊之門。鄭聲宜放。正爲此也。不知科譚之設。止爲發笑。人間戲語儘多。何必專談慾事。卽談慾事。亦有善戲謔。今不爲虐。今之法。何必以口代筆。畫出一幅春意圖。始爲善談慾事者哉。人間善談慾事。當用何法。請言一二以概之。予曰。如說口頭俗語。人盡知之者。則說半句。留半句。或說一句。留一句。令人自思。則慾事不掛齒頰。而與說出相同。此一法也。如講最褻之話。慮人觸耳者。則借他事喻之。言雖在此。意實在彼。人盡了然。則慾事未入耳中。實與聽見無異。此又

一法也得此二法則無處不可類推矣。

忌俗惡

科譚之妙在于近俗而所忌者又在于太俗。不俗則類腐儒之談。太俗卽非文人之筆。吾于近劇中取其俗而不俗者。還魂而外則有祭花五種。皆文人最妙之筆也。祭花五種之長。不僅在此。才鋒筆藻可繼。還魂其稍遜。一籌者則在氣與力之間耳。還魂氣長。祭花稍促。還魂力足。祭花略虧。雖然。湯若士之四夢。求其氣長力足者。惟還魂一種。其餘三劇。則與祭花比。

肩使棠花主人。及今猶在奮其全力。另製一種新詞。則詞壇赤幟。豈僅爲若士一人所攬哉。所恨予生也。晚不及與二老同時。他日追及泉臺。定有一番傾倒。必不作妒而欲殺之狀。向闕羅天子。掉舌排擠。後來人也。

重關係

科譚二字。不止爲花面而設。通場腳色。皆不可少。生旦有生旦之科譚。外末有外末之科譚。淨丑之科譚。則其分內事也。然爲淨丑之科譚。易爲生旦外末之

科譚難雅中帶俗又于俗中見雅活處寓板卽干板
處証活此等雖難猶是詞客優爲之事所難者要有
關係關係維何曰于嘻笑詼諧之處包含絕大文章
使忠孝節義之心得此愈顯如老萊子之舞斑衣簡
雍之說淫具東方朔之笑彭祖面長此皆古人中之
善于插科打譚者也作傳奇者苟能取法于此則科
譚非科譚乃引人入道之方便法門耳

貴自然

科譚雖不可少然非有意爲之如必欲于某折之中

插入某科譚一段。或預設某科譚一段。插入某折之
中。則是覓妓追歡。尋人賣笑。其爲笑也不真。其爲樂
也亦甚苦矣。妙在水到渠成。天機自露。我本無心說
笑話。誰知笑話逼人來。斯爲科譚之妙境耳。如前所
云。簡雍說淫具。東方朔笑彭祖。卽取二事論之。蜀先
主時。天旱禁酒。有吏向一人家索出釀酒之具。論者
欲置之法。雍與先主游。見男女各行道上。雍謂先主
曰。彼欲行淫。請縛之。先主曰。何以知其行淫。雍曰。各
有其具。與欲釀未釀者同。是以知之。先主大笑而釋。

蓄釀具者漢武帝時有善相者謂人中長一寸壽當百歲東方朔大笑有司奏以不敬帝責之朔曰臣非笑陛下乃笑彭祖耳人中一寸則壽百歲彭祖歲八百其人中不幾八寸乎人中八寸則面幾長一丈矣是以笑之此二事可謂絕妙之詼諧戲場有此豈非絕妙之科譚然當時必親見男女同行因而說及淫具必親聽人中一寸壽當百歲之說始及彭祖面長是以可笑是以能悟人主如其未見未聞突然引此爲喻則怒之不暇笑從何來笑旣不得悟從何有此

卽貴自然。不貴勉強之明證也。吾看演南西廂見法
聽口中所說科譚迂奇誕妄不知何處生來真令人
欲逃欲嘔而觀者聽者絕無厭倦之色豈文章一道
俗則爭取雅則共棄乎

格局第六

傳奇格局有一定而不可移者有可仍可改
聽人自爲政者開場用末冲場用生開場數
語包括通篇冲場一齣蘊釀全部此一定不
可移者開手宜靜不宜喧終場忌冷不忌熱

生旦合爲夫婦外與老旦非克父母卽作翁姑此常格也然遇情事變更勢難仍舊不得不通融兌換而用之諸如此類皆其可仍可改聽人爲政者也近日傳奇一味趨新無論可變者變卽斷斷當仍者亦加改竄以示新奇予謂文字之新奇在中藏不在外貌在精液不在渣滓猶之詩賦古文以及時藝其中人才輩出一人勝似一人一作奇于一作然止別其詞華未聞異其資格有以古風之局

而爲近律者乎。有以時藝之體而作古文者乎。繩墨不改斧斤自若。而工師之奇巧出焉。行文之道亦若是焉。

家門

開場數語。謂之家門。雖云爲字不多。然非結構已完。胸有成竹者。不能措手。即使規模已定。猶慮做到其間。勢有阻撓。不得順流而下。未免小有更張。是以此折最難。下筆如機鋒銳利。一往而前。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則從此折做起。不則姑缺首篇。以俟終場。

補入猶塑佛者不卽開光。畫龍者點睛有待。非故遲之。欲俟全像告成。其身向左。則目宜左視。其身向右。則目宜右觀。俯仰低徊。皆從身轉。非可預爲計也。此是詞家討便宜法。開手卽以告人。使後來作者未經提筆。先省一番無益之勞。知笠翁爲此道功臣。凡其所言。皆真切可行之事。非大言欺世者比也。

未說家門先有一上場小曲。如西江月蝶戀花之類。總無成格。聽人拈取。此曲向來不切本題。止是勸人對酒忘憂。逢場作戲。諸套語。予謂詞曲中開場一折。

士左市云
先生之文
篇篇若是
先生之書
部部若是
所謂現身
說法者也

卽古文之冒頭時文之破題務使開門見山不當借
帽覆頂卽將本傳中立言大意包括成文與後所說
家門一詞相爲表裏前是暗說後是明說暗說似破
題明說似承題如此立格始爲有根有據之文場中
閱卷看至第二三行而始覺其好者卽是可取可棄
之文開卷之初能將試官眼睛一把拏住不放轉移
始爲必售之技吾願才人舉筆盡作是觀不止填詞
而已也

元詞開場止有冒頭數語謂之正名又曰楔子多則

四句少則二句似爲簡捷然不登塲則已旣用副末
上塲脚纔點地遂爾抽身亦覺張皇失次增出家門
一段甚爲有理然家門之前另有一詞今之梨園皆
略去前詞只就家門說起止圖省力埋沒作者一段
深心大凡說話作文同是一理入手之初不宜太遠
亦正不宜太近文章所忌者開口罵題便說幾句閒
文纔歸正傳亦未嘗不可胡遽惜字如金而作此鹵
莽滅裂之狀也作者萬勿因其不讀而作省文至于
末後四句非止全該又宜別俗元人楔子八近老實

不足法也。

冲場

開場第二折謂之冲場。冲場者人未上而我先上也。必用一悠長引子。引子唱完繼以詩詞及四六排語。謂之定場白。言其未說之先人不知所演何劇。耳目搖搖得此數語方知下落。始未定而今方定也。此折之一引一詞較之前折家門一曲猶難措手。務以寥寥數言。道盡本人一腔心事。又且蘊釀全部精神。猶家門之括盡無遺也。同屬包括之詞。而分難易于其

間者以家門可以明說而冲場引子及定場詩詞全用暗射無一字可以明言故也非特一本戲文之節目全于此處理根而作此一本戲文之好否亦即于此時定價何也開手筆機飛舞墨勢淋漓有由自得之妙則把握在手破竹之勢已成不憂此後不完美如此時此際文情艱澁勉強支吾則朝氣昏昏到晚終無睛色不如不作之爲愈也然則開手銳利者寧有幾人不幾阻抑後輩而塞填詞之路乎曰不然有養機使動之法在如入手艱澁姑置勿填以避

煩苦之勢。自尋樂境。養動生機。俟襟懷略展之後。仍復拈毫。有與卽填。否則又置。如是者數四。未有不忽撞天機者。若因好句不來。遂以俚詞塞責。則走入荒蕪。一路求闢草昧。而致文明不可得矣。

出脚色

本傳中有名脚色。不宜出之太遲。如生爲一家。且爲一家。生之父母隨生而出。旦之父母隨旦而出。以其爲一部之主。餘皆客也。雖不定在一齣二齣。然不得出四五折之後。太遲則先有他脚色。上場觀者反認。

爲主及見後來人勢必反認爲客矣。卽淨丑脚色之
關乎全部者亦不宜出之太遲。善觀場者止于前數
齣所見記其人之姓名十齣以後皆是枝外生枝節
中長節如遇行路之人非止不問姓字并形體面目
皆可不必認矣。

無一
小收煞

上半部之末齣暫攝情形略收鑼鼓名爲小收煞宜
緊忌寬宜熱忌冷宜作鄭五歇後令人揣摩下文不
知此事如何結果如做把戲者暗藏一物于盆盎衣

袖之中做定而令人射覆。此正做定之際。衆人射覆之時也。戲法無真假。戲文無工拙。只是使人想不到。猜不着。便是好戲法。好戲文。猜破而後出之。則觀者索然。作者赧然。不如藏拙之爲妙矣。

大收煞

全本收場名爲大收煞。此折之難。在無包括之痕。而有團圓之趣。如一部之內。要緊脚色。共有五人。其先東西南北各自分開。到此必須會合。此理誰不知之。但其會合之故。須要自然而然。水到渠成。非由車戽。

最忌無因而至突如其來與勉強生情拉成一處令
觀者識其有心如此與怨其無可奈何者皆非此道
中絕技因有包括之痕也骨肉團聚不過歡笑一場
以此收鑼罷鼓有何趣味水窮山盡之處偏宜突起
波瀾或先驚而後喜或始疑而終信或喜極信極而
反致驚疑務使一折之中七情俱備始爲到底不懈
之筆愈遠愈大之才所謂有團圓之趣者也予訓兒
輩嘗云場中作文有倒騙主司入彀之法開卷之初
常以奇句奪目使之一見而驚不敢棄去此一法也

終篇之際。當以媚語攝。竟使之執卷留連。若難遽別。此一法也。收場一齣。卽勾魂攝魄之具。使人看過數目。而猶覺聲音在耳。情形在目者。全虧此齣撒嬌。作臨去秋波那一轉也。

填詞餘論

讀金聖歎所評西廂記。能令千古才人心死。夫人作文。傳世欲天下後代知之也。且欲天下後代稱許而贊歎之也。殆其文成矣。其書傳矣。天下後代旣羣然知之。復羣然稱許而贊歎之矣。作者之苦心。不幾大

金瓶梅詞話卷之二十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慰乎哉。予曰：未甚慰也。譽人而不得其實，其去毀也幾希。但云千古傳奇，當推西廂第一，而不明言其所以爲第一之故，是西施之美，不特有目者贊之，盲人亦能贊之矣。自有西廂以迄于今，四百餘載，推西廂爲填詞第一者，不知幾千萬人，而能歷指其所以爲第一之故者，獨出一金聖歎。是作西廂者之心，四百餘年未死而今死矣。不特作西廂者心死，凡千古上下操觚立言者之心，無不死矣。人患不爲王寶甫耳。焉知數百年後，不復有金聖歎其人哉。

聖歎之評西廂可謂晰毛辨髮窮幽晰微無復有遺
議於其間矣然以予論之聖歎所評乃文人把玩之
西廂非優人搬弄之西廂也文字之三昧聖歎已得
之優人搬弄之三昧聖歎猶有待焉如其至今不死
自撰新詞幾部由淺及深自生而熟則又當自火其
書而別出一番詮解甚矣此道之難言也

聖歎之評西廂其長在密其短在拘拘卽密之已甚
者。也。無。一。句。一。字。不。逆。溯。其。原。而。求。命。意。之。所。在。是
則密矣然亦知作者于此有出于有心有不必盡出

于有心者乎心之所至筆亦至焉是人之所能爲也
若夫筆之所至心亦至焉則人不能盡主之矣且有
心不欲然而筆使之然若有鬼物主持其間者此等
文字尙可謂之有意乎哉文章一道實實通神非欺
人語千古奇文非人爲之神爲之鬼爲之也人則鬼
神所附者耳

演習部

選脚色正音韻等事載在歌舞項下男優

女樂事理相同欲習聲樂者兩類互觀庶無缺

畧

選劇第一

填詞之設專爲登場。登場之道蓋亦難言之矣。詞曲佳而搬演不得其人。歌童好而教率不得其法。皆是暴殄天物。此等罪過與裂繪毀璧等也。方今貴戚通侯惡談雜技。單重聲音可謂雅人深致。崇尚得宜者矣。所可惜者。演劇之人美而所演之劇難稱盡美。崇雅之念真而所崇之雅未必果真。尤可怪者。最有識見之客亦作矮人觀場。人言此本最佳而

輒隨聲附和見罌卽點不問情理之有無以
致牛鬼蛇神塞滿穉穉之上極長詞賦之人
偏與文章爲難明知此劇最好但恐偶違時
好呼名卽避不顧才士之屈伸遂使錦篇繡
帙沉埋瓊甕之間湯若士之牡丹亭邯鄲夢
得以盛傳于世吳石渠之綠牡丹書中人得
以偶登于場者皆才人微待之事非文至必
傳之常理也若據時優本念則願秦皇復出
盡火文人已刻之書止存優伶所撰諸抄本

以備家絃戶誦而後已傷哉文字聲音之厄
遂至此乎吾謂春秋之法責備賢者當今瓦
缶雷鳴金石絕響非歌者投胎之誤優師指
路之迷皆顧曲周郎之過也使要津之上得
一二主持風雅之人凡見此等無情之劇或
棄而不點或演不終篇而斥之使罷上有憎
者下必有甚焉者矣觀者求精則演者不敢
浪習黃絹色絲之曲外孫鑿日之詞不求而
自至矣吾論演習之工而首重選劇者誠恐

劇本不佳。則主人之心。血歌者之精神。皆施于無用之地。使觀者口雖贊嘆。心實咨嗟。何如擇術務精。使人心口皆美之爲得也。

別古今

選劇授歌童。當自古本始。古本旣熟。然後間以新詞。切勿先今而後古。何也。優師教曲。每加工于舊。而草草于新。以舊本人人皆習。稍有謬誤。卽形出短長。新本偶爾一見。卽有破綻。觀者聽者。未必盡曉。其拙儘有可藏。且古本相傳至今。歷過幾許名師。傳有衣鉢。

未○當○而○必○歸○于○常○已○精○而○益○求○其○精○猶○時○文○中○大○學○
之○道○學○而○時○習○之○諸○篇○名○作○如○林○非○敢○草○草○動○筆○者○
也○新○劇○則○如○巧○搭○新○題○偶○有○微○長○則○動○主○司○之○目○矣○
故○開○手○學○戲○必○宗○古○本○而○古○本○又○必○從○琵琶○荆○釵○幽○
閨○尋○親○等○曲○唱○起○蓋○腔○板○之○正○未○有○正○于○此○者○此○曲○
善○唱○則○以○後○所○唱○之○曲○腔○板○皆○不○謬○矣○舊○曲○既○熟○必○
須○間○以○新○詞○切○勿○聽○拘○士○腐○儒○之○言○謂○新○劇○不○如○舊○
劇○一○概○棄○而○不○習○蓋○演○古○戲○如○唱○清○曲○只○可○悅○知○音○
數○人○之○耳○不○能○娛○滿○座○賓○朋○之○目○聽○古○樂○而○思○卧○聽○

新樂而忘倦古樂不必簫韶琵琶幽閨等曲卽今之古樂也但選舊劇易選新劇難教歌習舞之家主人必多冗事且恐未必知音勢必委諸門客詢之優師門客豈盡周郎大半以優師之耳目爲耳目而優師之中淹通文墨者少每見才人所作輒思避之以鑿納不相入也故延優師者必擇文理稍通之人使閱新詞方能定其美惡又必藉文人墨客參酌其間兩議僉同方可授之使習此爲主人多冗不諳音樂者而言若係風雅主盟詞壇領袖則獨斷有餘何必知

而故詢噫欲使梨園風氣丕變維新必得一二縉紳
長者主持公道俾詞之佳者必傳劇之陋者必黜則
千古才人心死現在名流有不以沉香刻木而祀之
者乎

劑冷熱

今人之所尚時優之所習皆在熱鬧二字冷靜之詞
文雅之曲皆其深惡而痛絕者也然戲文太冷詞曲
太雅原足令人生倦此作者自取厭棄非人有心置
之也然儘有外貌似冷而中藏極熱文章極雅而情

芥子園

事近俗者何難稍加潤色播入管絃乃不問短長一
概以冷落棄之則難服才人之心矣予謂傳奇無冷
熱只怕不合人情如其離合悲歡皆爲人情所必至
能使人哭能使人笑能使人怒髮冲冠能使人驚竄
欲絕即使鼓板不動場上寂然而觀者叫絕之聲反
能震天動地是以人口代鼓樂贊歎爲戰爭較之滿
場殺伐鉦鼓雷鳴而人心不動反欲掩耳避喧者爲
何如豈非冷中之熱勝于熱中之冷俗中之雅遜于
雅中之俗乎哉

變調第二

變調者變古調爲新調也。此事甚難，非其人不行。存此說以俟作者。才人所撰詩賦古文，與佳人所製錦綉花樣，無不隨時更變。變則新，不變則腐；變則活，不變則板。至于傳奇一道，尤是新人耳目之事，與玩花賞月同一致也。使今日看此花，明日復看此花，昨夜對此月，今夜復對此月，則不特我厭其舊，而花與月亦自媿其不新矣。故桃陳則李代，月滿卽

哉○生○花○月○無○知○亦○能○自○變○其○調○矧○詞○曲○出○生○
人○之○口○獨○不○能○稍○變○其○音○而○百○歲○登○塲○乃○爲○
三○萬○六○千○日○雷○同○合○掌○之○事○乎○吾○每○觀○舊○劇○
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則○喜○其○音○節○不○乖○而○
中○免○生○芒○刺○懼○則○懼○其○情○事○太○熟○眼○角○如○懸○
贅○疾○學○書○學○畫○者○貴○在○彷彿○大○都○而○細○微○曲○
折○之○間○正○不○妨○增○減○出○入○若○止○爲○依○樣○葫○蘆○
則○是○以○紙○印○紙○雖○云○一○綫○不○差○少○天○然○生○動○
之○趣○矣○因○創○二○法○以○告○世○之○執○郢○斤○者○

縮長爲短

觀場之事。宜晦不宜明。其說有二。優孟衣冠。原非實事。妙在隱隱躍躍之間。若于日間搬弄。則太覺分明。演者難施幻巧。十分音容。止作得五分。觀聽以耳目聲音散而不聚。故也。且人無論富貴貧賤。日間盡有當行之事。聞之未免妨工。抵暮登場。則主客心安。無妨時失事之慮。古人秉燭夜遊。正爲此也。然戲之好者必長。又不宜草草完事。勢必闡揚志趣。摹擬神情。非達旦不能告闕。然求其可以達旦之人。十中不得

一二非迫于來朝之有事，卽限于此際之欲眠，往往半部卽行，使佳話截然而止，予嘗謂好戲若逢貴客，必受腰斬之刑，雖屬謔言，然實事也。與其長而不終，無寧短而有尾，故作傳奇，付優人必先示以可長可短之法，取其情節可省之數折，另作暗號記之。遇清閒無事之人，則增入全演，否則拔而去之。此法是人皆知在梨園亦樂于爲此，但不知減省之中又有增益之法，使所省數折雖去若存，而無斷文截角之患。者則在秉筆之人，略加之意而已。法于所刪之下折。

另增數語點出中間一段情節如云昨日某人來說某話我如何答應之類是也。或于所刪之前一折預爲吸起如云我明日當差某人去幹某事之類是也。如此則數語可當一折。觀者雖未及看實與看過無異。此一法也。予又謂多冗之客併此最約者亦難終場。是刪與不刪等耳。嘗見貴介命題止索雜單不用全本皆爲可行卽行不受戲文牽制計也。予謂全本太長零齡太短酌乎二者之間當倣元人百種之意而稍稍擴克之。另編十折一本或十二折一本之新

劇以備應付忙人之用。或卽將古本舊戲用長房妙手縮而成之。但能沙汰得宜。一可當百。則寸金丈鐵。貴賤攸分。識者重其簡貴。未必不棄長取短。另開一種風氣。亦未可知也。此等傳奇。可以一席兩本。如佳客並坐。勢不低昂。皆當在命題之列者。則一後一先。皆可爲政。是一舉兩得之法也。有暇卽當屬草。請以下里巴人爲白雪陽春之倡。

變舊成新

演新劇如看時文。妙在聞所未聞。見所未見。演舊劇

如看古董。妙在身生後世。眼對前朝。然而古董之可愛者。以其體質愈陳。愈古。色相愈變。愈奇。如銅器玉器之在當年。不過一刮磨光瑩之物耳。迨其歷年既久。刮磨者。渾全無跡。光瑩者。斑駁成文。是以人人相寶。非寶其本質。如常寶其能新而善變也。使其不異當年。猶然是一刮磨光瑩之物。則與今時旋造者無別。何事什伯其價而購之哉。舊劇之可珍。亦若是也。今之梨園。購得一新本。則因其新而愈新之。飾怪粧奇。不遺餘力。演到舊劇。則千人一轍。萬人一轍。不求

全氣作集卷之二
稍異觀者如聽蒙童背書但賞其熟末一換耳換目
之字而不得則是古董便爲古董却未嘗易色生斑
依然是一刮磨光瑩之物我何不取旋造者觀之猶
覺耳目一新何必定爲村學究聽蒙童背書之爲樂
哉然則生斑易色其理甚難當用何法以處此日有
道焉仍舊體質變其丰姿如同一美人而稍更衣飾
便足令人改觀不俟變形易貌而始知別一神情也
體質維何曲文與大段關目是已丰姿維何科譚與
細微說白是已曲文與大段關目不可改者古人旣

費一片心血自合常留天地之間。我與何讐而必欲
使之埋沒。且時人是古非今。改之徒來訕笑。仍其大
體。既慰作者之心。且杜時人之口。科譚與細微說白。
不可不變者。凡人作事。貴于見景生情。世道遷移。人
心非舊。當日有當日之情態。今日有今日之情態。傳
奇妙入情。即使作者至今未死。亦當與世遷移。自
嚼其舌。必不爲膠柱鼓瑟之談。以拂聽者之耳。況古
人脫稿之初。便覺其新一經傳播。演過數番。卽覺聽
熟之言。難于複聽。卽在當年。亦未必不自厭其繁。而

思陳言之務去也。我能易以新詞，透入世情。三昧雖
觀舊劇，如閱新篇。豈非作者功臣，使得爲雞皮三少
之女前魚不泣之男。地下有靈，方頌德歌。功之不暇
而忍以矯制責之哉。但須點鐵成金，勿令畫虎類狗。
又須擇其可增者增，當改者改。萬勿故作知音，強爲
解事。令觀者當場噴飯而羣罪作俑之人，則湖上笠
翁不任咎也。此言潤澤枯藁，變易陳腐之事。予嘗痛
改南西廂，如遊殿問齋，踰牆驚夢等科。諱及玉簪偷
詞幽閨旅婚諸賓白，付伶工搬演，以試舊新業經詞。

人謬賞不以點竄爲非矣。尚有拾遺補缺之法未語
同人茲請並終其說舊本傳奇每多缺畧不全之事
刺謬難解之情非前人故爲破綻留話柄以貽後人
若唐詩所謂欲得周郎顧時時誤拂絃乃一時照管
不到致生漏孔所謂至人千慮必有一失此等空隙
全靠後人泥補不得聽其缺陷而使千古無全文也
女媧氏煉石補天天尚可補況其他乎但恐不得五
色石耳姑舉二事以概之趙五娘于歸兩月卽別蔡
邕是一桃夭新婦算至公姑已死別墓尋夫之日不

允展成云

予親見笠

翁家姬演

此二折使

高陸二君

復生定嘗

絕倒

及數年是猶然一冷容誨淫之少婦也身背琵琶獨
 行千里卽能自保無他能免當時物議乎張大公重
 諾輕財資其困乏仁人也義士也試問衣食名節二
 者孰重衣食不繼則周之名節所關則聽之義士仁
 人曾若是乎此等缺陷就詞人論之幾與天傾西北
 地陷東南無異矣可少補天塞地之人乎若欲下本
 傳之外劈空添出一人送趙五娘入京與之隨身作
 伴妥則妥矣猶覺傷筋動骨太涉更張不想本傳自
 現有一人儘可用之而不用竟似張大公止圖卸肩

不顧趙五娘之去後者其人爲誰着送錢米助喪之
小二。是也。剪髮白。云。你先回去。我少頃就着小二送
來。則是大公非無僕從之人。何以吝而不使予爲畧
增數語補此缺畧。附刻于後。以政同心。此一事也。明
珠記之煎茶所用爲傳消息之人者。塞鴻是也。塞
鴻一男子。何以得事嬪妃。使宮禁之內。可用男子煎
茶。又得密談私語。則此事可爲何事。不可爲乎。此等
破綻。婦人小兒。皆能指出。而作者絕不經心。觀者亦
聽其疎漏。然明眼人遇之。未嘗不啞然一笑。而作無

是公看者也。若欲于本家之外鑿空構一婦人與無
雙小姐從不謀面而送進驛內煎茶使之先通姓名
後說情事便則便矣。猶覺生枝長節難免贅語。不知
眼前現有一婦。理合使之而不使。非特王仙客至愚
亦覺彼婦太忍。彼婦爲誰。無雙自幼跟隨之婢。仙客
現在作妾之人。名爲采蘋。是也。無論仙客覓人將意
計當出此。卽就采蘋論之。豈有主人一別數年無由
把臂。今在咫尺不圖一見。普天之下有若是之忍人
乎。予亦爲正此迷謬。止換賓白。不易填詞。與琵琶改

本並刊于後以政同心。又一事也。其餘改本尚多。以
篇帙浩繁不能盡附。總之凡予所改者皆出萬不得已。
已。眼看不過耳聽不過。故爲剗削不平。以歸至當。非
勉強出頭與前人爲難者比也。凡屬高明自能諒其
心曲。

插科打諢之語。若欲變舊爲新。其難易較此奚止百
倍。無論劇劇可增。齣齣可改。卽欲隔日一新。逾月一
換。亦誠易事。可惜當世貴人家。蓄名優數輩。不得一
詼諧弄筆之人。爲種詞林萱草。使之刻刻忘憂。若天

空齋偶集 卷之二
假笠翁以年授以黃金一斗。使得自買歌童。自編詞曲。口授而身導之。則戲場關目。日日更新。壇上詼諧。時時變相。此種技藝。非特自能誇之。天下人亦共信之。然謀生不給。遑問其他。只好作貧女縫衣。爲他人助嬌。看他人出閣而已矣。

琵琶記尋夫改本

胡搗練。旦辭別去。到荒坵。只愁出路。煞生受壽。取真容。聊藉手。逢人將此。勉哀求。

鬼神之道。雖則難明。感應之理。未嘗不信。奴家昨

日在山上築墳。偶然力乏，假寐片時，忽然夢見當
山土地帶領着無數陰兵前來助力，又親口囑付
着奴家改換衣裳，往京尋取夫婿。及至醒來，那墳
臺果然築就，可見真有神明，不是空空一夢。只得
依了夢中之言，改換作道姑打扮，又編下一套凄
涼北調，到途路之間，逢人彈唱，抄化些資糧糊口。
也是一條生計，只是一件我自做媳婦以來，終日
與公姑厮守，如今雖死，還有個墳塋可拜，一旦撇
他而去，真個是舉目淒然，喜得奴家畧曉丹青，只

得借紙筆傳神權當個丁蘭刻木背在肩上行走
只當還與二親相傷一般遇着小祥忌日也好展
開祭奠不枉做媳婦的一點孝心有理有理顏料
紙張俱已備下只是憑空摹擬恐怕不肖神情且
待我想像起來

三仙橋一從他每死後要相逢不能勾除非夢裏暫
時略聚首如今該下筆了欲畫又止介苦要描描不
就暗想像教我未描先淚流畫介描不出他苦心頭
描不出他饑症候又想介描不出他望孩兒的睜睜

琵琶如此
等曲方是
化工然不
多見也

兩眸又畫介只畫得他髮颯颯和那衣衫做垢畫完
了待我細看一看看看介呀像倒極像只是畫得太苦
了些全沒些歡容笑口呀公婆公婆非是媳婦故意
如此休休若畫做好容顏須不是趙五娘的姑舅

待我懸掛起來燒些紙錢奠些酒飯然後帶出門
去便了掛介噯我那公公婆婆呵媳婦只爲往京
尋取丈夫撇你不下故此圖畫儀容以便隨身供
養你須是有靈有感時刻在暗裏扶持待媳婦早
見你的孩兒痛哭一場說完了心事然後趕到陰

司與你二人做伴便了。阿呀我那公婆呵哭介。

前腔非是奴尋夫遠遊，只怕我公婆絕後。奴見夫便回此行安敢久，路途巾奴怎走望公婆相保佑。拜完了如今收拾起身論起理來，該先別墳塋然後去別張大公纔是。只爲要託他照管墳塋，須是先別了他。然後同至墳前把公婆的骸骨交付與他便了。鎖門行介。只怕奴去後冷清清有誰來祭掃。縱使遇春秋一陌紙錢，怎有休休你生是受凍餒的公婆死做個絕祭祀的姑舅。

來此已是大公在家麼丑上收拾草鞋行遠路安
排包裹送嬌娘呀五娘子來了老員外有請末上
衰柳寒蟬不可聞金風敗葉正紛紛長安古道休
回首西出陽關無故人呀五娘子我正要過來送
你你却來了旦因有遠行特來拜別大公請端坐
受奴家幾拜末來到就是了不勞拜罷旦拜末同
拜介旦高厚恩難報臨岐淚滿巾末從今無別事
拭目待歸人末起旦不起介末五娘子請起呀五
娘子你爲何跪在地下不肯起來旦奴家有兩件

跪求不起
方見鄭重
其事

大事奉求要大公親口許下方敢起來末孝婦所
求一定是綱常倫理之事老夫一力擔當快些請
起旦起介末叫小二看椅子過來與五娘子坐了
講話旦告坐了末五娘子你方纔說的是那兩件
事旦第一件是怕奴家去後公婆的墳塋没人照
管求大公不時看顧每逢令節代燒一陌紙錢末
這是我分內之事自然照管何須你囑付第二件
呢旦第二件因奴家是個少年女子遠出尋夫沒
人作伴路上怕有嫌疑求公公大發婆心把小二

請到此處
毛骨悚然
始信作者
之疎改者
斷不可已

借與奴家作伴到京之日。即便遣人送還。這一件
事。關係奴家的名節。斷求慨允。末五娘子這件事
情。比照管墳塋。還大莫說待你拜求。方纔肯許。不
是個仗義之人。就是聽你講到此處。方纔感念起
來。把小二送你。也就不成個張廣才了。我昨日思
想。不但你隻身行走。路上嫌疑。就是到了京中。與
你丈夫相見。他問你在途路之中。如何宿歇。你把
甚麼言語答應他。萬一男子漢的心腸。多疑少信。
將你埋葬公婆的大事。且不提起。反把形迹二字。

與你講論起來如何了得。這也還是小事。他三載不歸。未必不在京中。別有所娶。我想那房家小。看見前妻走到。還要無中生有。別尋說話。離間你的。夫妻何況是遠遠。尋夫没人作伴。若把幾句惡言加你。豈不是有口難分。還有一說。你丈夫臨行之日。把家中事情。拜託于我。我若客你。獨自尋夫。有礙他終身名節。日後把甚麼顏面見他。就是死到九泉也難與你公婆相會。這個主意。我先定下。多時了。已曾分付小二。着他伴你同行。不勞分付。放

心前去便了。且起拜介。這等多謝公公。奴家告別了。
〔末〕且慢些再請坐下。我且問你。你既要尋夫。那路上的盤費。已曾備下了麼。且並不曾有。
〔末〕既然沒有。如何去得。且指背上琵琶介。這就是奴家的盤費。不瞞公公說。已曾編下一套凄凉北調譜入絃。一路彈唱而行。討些錢米度日。
〔丑〕這等說來。竟是叫化了。這樣生意。我做不慣。不要繼承快尋別個去罷。
〔末〕我自育主意。不消多嘴。五娘子。你前日剪髮葬親。往街坊貨賣。倒不曾問得你賣了幾

貫錢財可勾用麼。且前無人買全虧大公周濟。末
却又來頭髮可以作髭。尚且賣不出錢財。何況是
空空彈唱萬一没人與錢。你還是去的好。轉來的
好。流落在他鄉。不來不去的好。那些長途資斧。我
也曾與你備下。不勞費心也罷。你既費精神編成
一套詞曲。不可不使老朽聞之。你就唱來待我與
你發個利市。且這等待奴家獻酬。若有不到之處。
求大公改政。一二末。你且唱來。且理絃彈唱末不
住掩淚丑不住哭介。

北越調關鵝鴉評理水絃凝神息喘待訴衷腸將眉
略展怕的是聽者愁聽聞聲去遠雖不比杞梁妻善
哭夫也去那哭倒長城的孟姜不遠

紫花兒序俺不是好雲遊閒離閨闈也不是背人偷
強抱琵琶都則爲遠尋夫苦歷山川說甚麼金蓮窄
小道路連遭鞋穿便做到骨莖溝渠首向天保得過
撒口句
面無慚腆好追隨地下姑嫜得全名死也無冤

天淨沙當初始配良緣備饗殮尚有餘錢只爲兒夫
去遠遭荒罹變爲妻庸禍及椿萱

自各得帶

金蕉葉他望賑濟心穿眼穿俺遭搶奪糧懸命懸若
不是遇高隣分糧助饘怎能勾慰親心將灰復燃
小桃紅可憐他遊絲一縷命空牽要續愁無線俺也
曾自鑿糟糠備親膳要救餘年又誰料攀轅○妙○回轍翻
成勸因來竈邊窺奴私嚙一聲兒哭倒便歸泉

調笑令可憐羸無錢虧的是一位恩人竟做了兩次
天他助喪非強由情愿實指望吉回凶轉因災致祥
無他變又誰知後運同前

禿廝兒俺雖是厚面皮無羞不腆怎忍得累高隣鬻

情真語確
出之遂成

至矣

產輪田。只得把香雲剪下。自賣錢到街坊。哭聲喧誰
憐。

聖藥王俺待要圖卸肩。赴九泉。怎忍得親骸朽露飽
飛鳶。欲待把命苟延。較後先算來。無幸可徼。天哭倒
在街前。

說得明白
得暢

麻郎兒感義士施恩不倦。二天外又復加天。則爲這
好仗義的高麟。忒煞賢。越顯得受恩的淺深。無辨
么篇。徒跌把羅裙自燃。裹黃泥去築墳圈。感山靈神
通畫顯。又指去路。勸人赴遠。

空家何集 卷之 二
絡絲娘因此上顧不的鞋弓襪淺講不起拋頭露面
手撥琵琶原非自遣要訴出衷腸一片

壓倒元人
全在館中
有細

東原樂暫把喪衣覆喬將道服穿爲缺資財致使得
身容變休怪俺孝婦啼痕學杜鵑只爲多愁怨漬染
得線麻如茜

拙魯速可憐俺日不停夜不眠飢不食冷不燃當日
呵辨不出桃花人面分不開藕瓣金蓮到如今藕絲
花片落在誰邊自對菱花錯認椿萱止爲憂煎纔信
道家寬出少年

錯認椿萱
想落天際

歸到公食
此曲總有
着落老手
老手

妙在不解
解得出便
不見聲音
之妙

尾千愁萬緒提難遍只好綰繚中一線聽不出眼淚
的休解囊但有酸鼻的仁人請將鈔袋兒展

末做也做得好彈也彈得好唱也唱得好可稱三

絕出銀介這一封銀子就當潤喉潤筆之資你請

收下且謝介末小二過來他方纔彈唱的時節我

便為他聲音淒楚情節可憐故此掉淚你知道些

甚麼也號號咷咷哭個不了丑不知甚麼原故聽

到其間就不知不覺哭將起來連我也不明白末

這等我且問你方纔送他的銀子萬一途中不勾

空... 卷之... 三

藏板

依舊要叫化起來你還是情愿不情愿丑情愿情
愿末爲甚麼以前不情愿如今忽然情愿起來丑
想介正是爲甚麼原故忽然改變起來連我也不
明白末好這叫做孝心所感鐵人流淚高僧說法
頑石點頭五娘子你一片孝心就從今日効驗起
了此去定然遂意我且問你你公婆的墳塋曾去
拜別了麼且還不曾去要屈大公同行好對着公
婆當面拜託末一發見得到就請同行叫小二與
五娘子背了琵琶丑自然莫說琵琶就是要帶馬

桐我也情愿挑着走了。末五娘子我還有幾句藥石之言要分付你和孫一面行走。一面講罷。且既有法言便求賜教行介。

鬪黑蟒末伊夫婿多應是貴官顯爵。伊家去須當審個好惡。只怕你這般喬打扮。他怎知覺。一貴一貧。怕他將錯就錯。合孤墳寂寞。路途滋味惡。兩處堪悲。萬愁怎摸。

末已到墳前了。蔡大哥。蔡大嫂。你這個孝順媳婦。待你二人可謂生事以禮。死葬以禮。祭之以禮。無

世間苦戲

儘多但悲

傷語皆出

本人之口

難使聽者

墮淚未足

稱奇此折

之妙妙在

五娘織口

不搥癩老

代說說到

至情所感

人人流涕

此千古高

鞞神哉技

一事不全的了。如今遠出尋夫。特來拜別。將墳墓

交託于我。從今以後。我就當你媳婦。逢時化紙。遇

節燒錢。你不消慮得。只是保佑他一路平安。早與

丈夫相會。他一生行孝的事情。只有你夫妻兩口

與我張廣才三人知道。你夫妻死了。止剩得我一

個在此。萬一不能勾見他。這孝婦一片苦心。誰人

替他表白。趁我張廣才未死。速速保佑他回來。待

我見他。一面把你媳婦的好處。細細對他講一遍。

我張廣才。這個老頭兒。就死也瞑目了。噯。我那老

友呵旦我那公婆呵同於聲大哭丑亦哭介末五
娘子

憶多嬌我承委託當領畧這孤墳我自看守决不
爽約但願你途中身安樂合舉目蕭索滿眼盈盈淚
落旦公婆你媳婦如今去了太公奴家去了末五娘
子你途間保重早去早回小二你好生伏侍五娘
子不要叫他費心丑曉得

旦爲尋夫婿別孤墳末只怕兒夫不認真
合流淚眼觀流淚眼斷腸人送斷腸人

旦掩淚全丑先下末目送作哽咽不能出聲介
我我我明日死了那有這等一個孝順媳婦可憐
可憐掩淚下

明珠記煎茶改本 第一折

卜算子生冠帶上未遇費長房已縮相咫尺有
佳音可惜人難寄

下官王仙客叨授富平縣尹又爲長樂驛缺了驛
官上司命我帶管三月近日朝廷差幾員內官帶
領三十名宮女去備皇陵打掃之用今日申牌時

分已到驛中。我想宮女三十名焉。知無雙小姐不
在其內。要託人探個消息。百計不能喜得裏面。要
取人伏侍。我把塞鴻扮作煎茶童子。送進去承直。
萬一遇見小姐也。好傳個信兒。塞鴻那裡。丑上藍
橋。今夜好風光。天上羣仙降下方。只恐雲英難見
面。裴航空自搗玄霜。塞鴻伺候。生今日送你進去
煎茶。專爲打探無雙小姐的消息。你須要用心體
訪。丑小人理會得。生隨着我來。行介你若見了小
姐呵。

玉交枝道我因他憔悴。雖則是斷機緣。心兒未灰。痴情還想成婚配。便今世不共鴛幃。私心願將來世期。倒不如將生換死。求連理。合料伊行。冰心未移。料伊行。柔腸更痴。

說話之間已到館驛前了。丑管門的公公在麼。淨上走馬近來。辭帝闕。奉差前去掃皇陵。甚麼人到。此何幹。生帶管驛事。富平縣尹送煎茶人役伺候。淨着他進來。丑進見介。淨看怒介。這是個男子。你爲甚麼送他進來呢。生是個幼年童子。淨看他這

個模樣也不是個幼年童子了好個不通道理的
縣官就是上司官員帶着家眷從此經過也沒有
取男子服事之理何況是皇宮內院的嬪妃肯容
男子見面叫孩子們快打出去着他換婦人進來
這樣不通道理還叫他做官罵下生這怎麼處

前腔精神徒費不收留翻加峻威道是男兒怎入裙
釵隊歎賓鴻有翼難飛丑老爺你偌大一位縣官怕
差遣婦人不動撥幾個民間婦女進去就是了愁他
怎的生塞鴻你那裡知道民間婦人儘有只是我做

官的人怎好把心事託他幽情怎教民婦知說來徒
使旁人議合前

且自回衙少時再作道理正是

不如意事常八九

可與人言無二三

第二折

破陣子小旦上故主恩情難背思之夜夜魂飛

奴家采蘋自從拋離故主寄養侯門王將軍待若
親生王解元納爲側室唱隨之禮不缺伉儷之情
頗諧只是思憶舊恩放心不下聞得朝廷撥出宮

女三十名去備皇陵打掃。如今現在驛中萬一小
姐也在數內。我和他咫尺之間不能見面。令人何
以爲情。仔細想來好悽慘人也。淚介

黃鶯兒從小便相依棄中途。履禍危經年沒個音書。
寄到如今呵。又不是他東我西山。遙路迷宮門一入
深無底。止不過隔層幃。身兒不近。怎免淚珠垂。

生上枉作千般計。空回九轉腸。姻緣生割斷。最狠
是穹蒼。見介小旦相公回來了。你着塞鴻去探。悄
息端的何如。爲甚麼面帶愁容。不言不語。生不要

說起那守門的太監不收男子。只要婦人。婦人儘
有。都是民間之女。怎好託他代傳心事。豈不悶殺
我也。

前腔無計可施。爲眼巴巴看落暉。只今宵一過便無
機會。娘子我。便爲此煩惱。你爲何也。帶愁容。看你無
端皺眉。無因淚垂。莫不是愁他奪取中宮位。那裏知
道這婚姻事。呵絕端倪。便圖來世那好事也難期。

小旦奴家不爲別事。只因小姐在咫尺之間。不能
見面。故主之情。難于割捨。所以在此傷心。生原來

如此這也是人之常情。小旦相公你要傳消息。既苦無人我要見面談心。又愁無計。我如今有個兩全之法和你商量。生甚麼兩全之法快些講來。

小旦他要取婦人承值。何不把奴家送去。只說民間之婦。若還見了小姐。婦人與婦人講話。沒有甚麼嫌疑。豈不比塞鴻更强十倍。生如此甚妙。只是把個官人娘子扮作民間之婦。未免屈了你些。小旦我原以侍妾起家。何屈之有。生這等分付門上。喚一乘小轎進來。傍晚出去。黎明進來便了。

美卿多智更多情
一計能收兩淚零

且小雞犬尚能懷故主
為人豈可負生成

第三折此折改自不改曲曲照原本不更一字

長相思且上念奴嬌歸國遙為憶王孫心轉焦楚江
秋色饒月兒高燭影搖為憶秦娥夢轉迢苦呵漢宮
春信消

街鼓寥寥動戍樓倚床無寐數更籌可憐今夜中
庭月一樣清光兩地愁奴家自到驛內看看天色
晚來內打二鼓介呀譙樓上面已打二鼓了獨眠

孤館展轉。淒其待與姊妹們閒話消遣。怎奈他們
心上無事。一個個都去睡了。教奴家獨守殘燈。怎
生睡得去。

二郎神。良宵杳爲愁多。睡來還覺手攬寒衾。風料峭
也罷待我剔起銀燈。到階除下閒步一迴。以消長夜
徘徊燈側。下階閒步無聊。只見慘淡中庭。新月小畫
屏間。餘香猶裊。漏聲高正三更。驛庭人靜寥寥。

那簾兒外面。就是煎茶之所。不免去就着茶爐。飲
一杯苦茗。則個正是有水難澆心火。熱無風可解。

淚冰寒暫下小旦持扇上已入重圍裏還愁見面
遙故人相對處打點淚痕拋奴家自進驛來辦眼
偷瞧不見我家小姐內作長歎介小旦呀如今夜
深人靜爲何有沉吟歎息之聲不免揭起簾兒觀
他一眼

前腔偷瞧把朱簾輕揭金鈴聲小呀那階除之下緩
步行來的好似我家小姐欲待喚他又恐不是我且
只當不知坐在這裏煎茶看他出來有何話說旦上
看一縷茶烟香繚繞呀那個煎茶女子好生面善青

妄翁曰此

明珠源曲

鳳標二字

加之水烟

恰好若照

原不是無

雙引字焉

之詞矣遂

焉而有風

標其情倘

可問乎

衣執爨分明舊識風標悄語低聲問分曉那煎茶女

子快取茶來小旦娘娘請坐待我取來送茶各看背

驚介旦呀分明是采蘋的模樣他為何來在這裏小

旦竟是我家小姐待他喚我我纔好認他旦那女子

走近前來你莫非就是采蘋麼小旦小姐在上妾身

就是跪介旦抱哭介合天那何幸得萍水相遭旦你

為何來在這裏小旦說起話長今夜之來是采蘋一

點孝心費盡機謀特地來尊故主請問小姐老夫人

好麼旦還喜得康健采蘋你曉得王官人的消息麼

郎年少自分離孤身何處飄飄

小旦他自分散之後賊平到京正要來圖婚配不想我家遭此橫禍他就落鬼天涯近得金吾將軍題請得官現做富平縣尹權知此驛

轉林鶯他官中薄祿權倚靠知他未遂雲霄旦這等說來他也就在此處了既然如此你的近况何如隨着誰人作何勾當小旦承蘋自別夫人小如蒙金吾將軍收為義女就嫁與王官人目今現在一處旦哦你和他現在一處麼小旦是旦作醋容介這等講來

我倒不如你了。鷓鴣已占枝頭，早孤鸞拘鎖，何日得歸巢。
小旦：小姐不要多心，奴家雖嫁王郎，議定權爲側室，虛却正夫人的坐位，還待着小姐哩。
旦：這等纔是我且問你檀郎安否，怕相思瘦損潘安貌。
小旦：他雖受折磨，却還志氣不衰，容顏如舊，志氣好，手段折挫風月未全消。

他一片苦情，恐怕小姐不知，現付明珠一顆，是小姐贈與他的，他時時藏在身旁，不敢遺失。
付珠介：前腔。且雙珠依舊成對好，我兩人還是蓬飄采蘋，我

今夜要約他一會，你可喚得進來麼？小旦：這個使不得。老公公在外監守，又有軍士巡更，那里喚得進來？旦：莫非是你？小旦：是我怎麼樣？哦，采蘋知道了，莫非疑我吃醋麼？若有此心，天不覆地，不載小姐利害，所關他委實進來不得。旦：淚介。愛眼前欲見無由，到驛庭咫尺，翻做楚天遙。小旦：楚天猶小，着不得一腔煩惱。小姐有何心事，只消對采蘋說，知待采蘋轉對他說也。與見面一般。旦：枉心焦，我芳情自解，怎說與伊。

曹

待我修書一封與你帶去便了。小旦說得有理快
寫起來。一霎時天就明了。旦寫介。

啄木公子舒殘繭。展兔毫。蚊脚蠅頭隨意掃。只怕我
有萬恨千愁。假饒會面難消。我有滿腔愁怨寫向鸞
箋怎得了。總有丹青別樣巧。畢竟衷腸事怎描。只落
得淚痕交。

前腔書纔寫。燈再挑。錦袋重封花押巧。書寫完了采
蘋你與我傳示他。好自支持。休爲我長皺眉梢。小旦
小姐你與他的姻緣畢竟如何。可有出宮相會的日子。

子旦為說漢宮人未老怨粉愁香憔悴倒寂寞園陵
歲月遙雲雨隔藍橋

明珠封在書中叫他依舊收好小旦天色已明采

蘋出去了小姐你千萬保重若有便信替我致意

老夫人各哭介小旦小姐保重采蘋去了掩淚介

旦呀采蘋你竟去了頓足哭介

哭相思尾從此兩下分離音信杳無由再見親人了

哭倒介末上自不整衣毛何須夜夜號啕家一路

辛苦正要睡覺不知那個宮人啾啾唧唧一夜哭

到天明不免到裏面去看來呀爲何哭倒在地下
看介原來是劉宮人劉宮人起來摸介呀不好了
渾身冰冷只有心口還熱列位宮人快來四宮女
上並無奇禍至何事疾聲呼呀這是劉家姐姐爲
何倒在地下末列位宮人看好待我去取薑湯上
來下二女劉家姐姐快些甦醒末取薑湯上薑湯
在此快灌下去灌醒介宮女劉家姐姐你爲甚麼
事情哭得這般狠狠

黃鶯兒旦只爲連日受劬勞怯風霜心膽搖昨宵不

睡挨到曉。末爲甚麼不睡呢。已思家路遙。思親壽高。
因此驀然愁絕昏沉倒。謝多嬌相將救取免死向荒
郊。

末好不小心萬一有些差池都是咱家的干係哩。
前腔衆人。世水中泡。受皇恩福。怎消何須苦憶家鄉。
好慈幃暫拋。相逢不遙。寬心莫把閒愁惱。內面湯熱
了。請列位宮人梳粧上轎。合曙光高。馬嘶人起。梳洗
上星輅。

宮女姊妹人人笑語闌。
娘行何事獨憂煎。

且祇因命帶悽惶煞

心上無愁也淚鏈

演習部

長曲第三

聲音之道幽渺難知予作一生柳七交無數
周郎雖未能如曲子相公身都通顯然論其
生平製作塞滿人間亦類此君之不可收拾
然究竟于聲音之道未嘗盡解所能解者不
過詞學之章句音理之皮毛比之觀場矮人
略高寸許人贊美而我先之我憎醜而人和

之舉世不察遂羣然許為知音。隱音豈易知者哉。人問既不知音。何以製曲。予曰。釀酒之家。不必盡知酒味。然秣多水少。則醇醲。麴好藥精。則香冽。此理則易語也。此理既語。則杜康不難為矣。造弓造矢之人。未必盡爛決拾。然曲而勁者。利于矢。直而銳者。宜于鵠。此道則易明也。既明此道。即世為弓人。矢人可矣。雖然。山民善跋水。民善涉術。疎則巧者亦拙。業久則麓者亦精。填過數十種新詞。悉付優

人聽其歌。演近砵者亦近墨者。黑况爲砵墨。所從出者乎。麗者自然拂耳。精者自能娛神。是其中菽麥亦稍辨矣。語云耕當問奴。織當訪婢。予雖不敏。亦曲中之老奴。歌中之黠婢也。請述所知。以備裁擇。

解明曲意

唱曲宜有曲情。曲情者。曲中之情節也。解明情節。知其意之所在。則唱出口時儼然。此種神情。問者是問。答者是答。悲者黯然而不致反有喜色。歡者怡。

空翁傳身
然自得而不見稍有瘁容且其聲音齒頰之間各種
俱有分別此所謂曲情是也吾觀今世學曲者始則
誦讀繼則歌詠歌詠既成而事畢矣至于講解二字
非特廢而不行亦且從無此例有終口唱此曲終年
唱此曲甚至一生唱此曲而不知此曲所言何事所
指何人口唱而心不唱口中有曲而面上身上無曲
此所謂無情之曲與蒙童背書同一勉強而非自然
者也雖腔板極正喉舌齒牙極清終是第二第三等
詞曲非登峯造極之技也欲唱好曲者必先求明師

講明曲義。師或不解。不妨轉詢文人。得其義而後唱。唱時以精神貫串其中。務求酷肖。若是則同一唱也。同一曲也。其轉腔換字之間。別有一種聲口。舉目回頭之際。另是一副神情。較之時優。自然迥別。變死音爲活曲。化歌者爲文人。只在能解二字。解之時。義大矣哉。

調熟字音

調平仄。別陰陽。學歌之首務也。然世上歌童。解此二事者。百不得一。不過口傳心授。依樣葫蘆。求其師不

甚謬則習而不察亦可以混過一生獨有必不可少之一事較陰陽平仄爲稍難又不得因其難而忽視者則爲出口收音二訣竅世間有一字卽有一字之頭所謂出口者是也有一字卽有一字之尾所謂收音者是也尾後又有餘音收煞此字方能了局譬如吹簫姓蕭諸簫字本音爲簫其出口之字頭與收音之字尾並不是簫若出口作簫收音作簫其中間一段正音並不是簫而反爲別一字之音矣且出口作簫其音一洩而盡曲之緩者如何接得下板故必有

余潛心云門

知外漢那得

尤聲成云
妙喻

一字為之頭。以備出口之用。有一字為之尾。以備收
 音之用。又有一字為餘音。以備煞板之用。字頭為何
 西字是也。字尾為何天字是也。尾後餘音為何烏字
 是也。字字皆然。不能枚紀。絃索辨訛等書載此頗詳。
 閱之自得。要知此等字頭字尾及餘音。乃天造地設
 自然。而然非後人扭捏而成者也。但觀切字之法。即
 知之矣。篇海字彙等書。逐字載有註脚。以兩字切成
 一字。其兩字者。上一字即為字頭。出口者也。下一字
 即為字尾。收音者也。但不及餘音之一字耳。無此上

下二字切不出中間一字其為天造地設可知此理
不明如何唱曲出口一錯即差謬到底唱此字而詭
為彼字可使知音者聽乎故教曲必先審音即使不
能盡解亦須講明此義使知字有頭尾以及餘音則
不敢輕易開口每字必詢久之自能慣熟曲有誤周
郎顧苟明此道即遇最刻之周郎亦不能拂情而左
顧矣

字頭字尾及餘音皆為慢曲而設一字一板或一字
數板者皆不可無其快板曲止有正音不及頭尾

不履成公又
是妙喻

緩音長曲之字若無頭尾非止不合韻唱者亦大費精神但看青衿贊禮之法卽知之矣拜與二字皆屬長音拜字出口以至收音必俟其人揖畢而跪跪畢而拜爲時甚久若止唱一拜字到底則其音一洩而盡不當歇而不得不歇失儀相之體矣得其竅者以不愛二字代之不乃拜之頭愛乃拜之尾中間恰好是一拜字以一字而延數晷則氣力不足分爲三字卽有餘矣與字亦然以希因二字代之贊禮且然況于唱曲婉警曲喻以至于此總出一片苦心審樂諸

公定須憐我

字頭字尾及餘音皆須隱而不現使聽者聞之但有其音并無其字始稱善用頭尾者一有字迹則沾泥帶水有不如無矣

字忌模糊

學唱之人勿論巧拙只看有口無口聽曲之人慢講精麗先問有字無字字從口出有字卽有口如出口不分明有字若無字是說話有口唱曲無口與啞人何異哉啞人亦能唱曲聽其呼號之聲卽可見矣常

有唱完一曲聽者止聞其聲辨不出一字者令人悶
殺此非唱曲之料選材者任其咎非本優之罪也古
本生成似難強造然于開口學曲之初先能淨其齒
頰使出口之際字字分明然後使工腔板此回天大
力無異點鐵成金然百中遇一不能多也

曲嚴分合

同場之曲定宜同場獨唱之曲還須獨唱詞意分明
不可犯也常有數人登場每人一隻之曲而衆口同
聲以出之者在授曲之人原有淺深二意淺者慮其

冷靜故以發越見長深者示不參差欲以翕如見好
嘗見琵琶賞月一折自長空萬里以至幾處寒衣織
未成俱作合唱之曲諦聽其聲如出一口無高低斷
續之痕者雖曰良工心苦然作者深心于茲埋沒此
折之妙全在其對月光各談心事曲既分唱身段卽
可分做是清淡之內原有波瀾若混作同場則無所
見其情亦無可施其態矣惟峭寒生二曲可以同唱
首四曲定該分唱况有合前數句振起神情原不慮
其太冷他劇類此者甚多舉一可以概百戲場之曲

雖屬一人而可以同唱者。惟行路出師等劇。不問詞理異同。皆可使衆聲合一。場面似鬧。曲聲亦宜閑靜之。則相反矣。

鑼鼓忌雜

戲場鑼鼓筋節所關。當敲不敲。不當敲而敲。與宜重而輕。宜輕反重者。均足令戲文減價。此中亦具至理。非老子優孟者不知。最忌在要緊關頭。忽然打斷。如說白未了之際。曲調初起之時。橫敲亂打。蓋却聲音。使聽白者少聽數句。以致前後情事不連。審音者未

聞起調不知以後所唱何曲打斷曲文罪猶可恕抹
殺賓白情理難容予觀場每見此等故爲揭出又有
一齣戲文將了止餘數句賓白未完而此未完之數
句又係關鍵所在乃戲房鑼鼓早已催促收場使說
與不說同者殊可痛恨故疾徐輕重之間不可不急
講也場上之人將要說白見鑼鼓未歇宜少停以待
之不則過難專委曲白鑼鼓均分其咎矣

吹合宜低

絲竹肉三音向皆無行獨立未有合用之者合之自

近年始三籟齊鳴。天人合一。亦金聲玉振之遺意也。未嘗不佳。但須以肉爲主。而絲竹副之。使不出自然者。亦漸近自然。始有主行客隨之妙。邇來戲房吹合之聲。皆高于場上之曲。反以絲竹爲主。而曲聲和之。是座客非爲聽歌而來。乃聽鼓樂而至矣。從來名優教曲。總使聲與樂齊。簫笛高一字。曲亦高一字。簫笛低一字。曲亦低一字。然相同之中。卽有高低輕重之別。以其教曲之初。卽以簫笛代口引之。使唱原係聲。隨簫笛。非以簫笛隨聲。習久成性。一到場上。不知不

覺而以曲隨簫笛矣。正之當用何法。曰：家常理曲不用吹合。止于場上用之。則有吹合亦唱。無吹合亦唱。不靠吹合爲王。譬之小兒學行。終日倚牆靠壁。舍此不能舉步。一旦去其牆壁。偏使獨行。行過一次兩次。則雖見牆壁而不靠矣。以予見論之和。簫和笛之時。當比曲低一字。曲聲高于吹合。則絲竹之聲亦變爲肉。尋其附和之痕而不得矣。正音之法。有過此者乎。然此法不宜概行。當視唱曲之人之本領。如一班之中。有一二喉音最亮者。以此法行之。其餘中人以下。

之材俱照常格。倘不分高下一例舉行。則良法不終。而怪予立言之誤矣。

吹合之聲。場上可少。教曲學唱之時。必不可少。以其能代師口。而司鎔鑄變化之權也。何則。不用簫笛。止憑口授。則師唱一遍。徒亦唱一遍。師住口。而徒亦住口。聰慧者。數遍卽熟。資質稍鈍者。非數十百遍。不能以師徒之間。無一轉相授受之人也。自有此物。只須師教數遍。齒牙稍利。卽用簫笛引之。隨簫隨笛之際。若曰無師。則輕重疾徐之間。原有法脈。準繩。引人歸。

于勝地若曰有師則師口並無一字已將此曲交付其徒先則人隨簫笛後則簫笛隨人是金蟬脫殼之法也庾公之斯學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于我簫笛二物節曲中之尹公他也但庾公之斯與子濯孺子昔未見面而今同在一堂耳若是則吹合之力詎可少哉予恐此書一出好事者過聽予言謬視簫笛爲可棄故復補論及此

教白第四

教習歌舞之家演習聲容之輩咸謂唱曲難

說白易。賓白念熟。卽是曲文念熟。而後唱。唱必數十遍。而始熟。是唱曲與說白之工。難易判如霄壤。時論皆然。予獨怪其非。是唱曲難而易。說白易而難。知其難者。始易視爲易者。必難。蓋詞曲中之高低抑揚。緩急頓挫。皆有一定不移之格。譜載分明。師傳嚴切。習之既慣。自然不出範圍。至賓白中之高低抑揚。緩急頓挫。則無腔板可按。譜籍可查。止靠曲師口授。而曲師入門之初。亦係暗中摸索。彼既

無傳于人何從轉授于我訛以傳訛此說白之理日晦一日而人不知人既不知無怪乎念熟卽以爲是而且以爲易也吾觀梨園之中善唱曲者十中必有二三工說白者百中僅可一二此一二人之工說白若非本人自通文理則其所傳之師乃一讀書明理之人也故曲師不可不擇教者通文識字則學者之受益東君之省力非止一端苟得其人必破優伶之格以待之不則鶴困鷄羣與儕衆

無異孰肯抑而就之乎。然于此中索全人頗
不易得。不如仍苦立言者。再費幾升心血。創
爲成格。以示人。自製曲選詞。以至登場演習。
無一不作功臣。庶于爲人爲徹之義。無少缺
陷。雖然成格卽設。亦止可爲通文達理者道。
不識字者聞之。未有不噴飯胡盧而怪迂人
之多事者也。

高低抑揚

賓白雖係常談。其中悉具至理。請以尋常講話喻之。

明理人講話一句可當十句。不明理人講話十句抵不過一句。以其不中肯綮也。賓白雖係編就之言。說之不得法。其不中肯綮等也。猶之倩人傳語教之使說。亦與念白相同。善傳者以之成事。不善傳者以之僨事。卽此理也。此理甚難。亦甚易。得其孔竅則易。不得孔竅則難。此等孔竅。天下人不知。予獨知之。天下人卽能知之。不能言之。而予復能言之。請揭出以示歌者。白有高低抑揚。何者當高而揚。何者當低而抑。曰若唱曲。然曲文之中有正字。有襯字。每遇正字必

聲高而氣長若遇襯字則聲低氣短而疾忙帶過此
分別主客之法也說白之中亦有正字亦有襯字其
理同則其法亦同一段之主客一句有一句
之主客主高而揚客低而抑此至當不易之理卽最
簡極便之法也凡人說話其理亦然譬如呼人取茶
取酒其聲云取茶來取酒來此二句旣爲茶酒而發
則茶酒二字爲正字其聲必高而長取字來字爲襯
字其音必低而短再取舊曲中賓白一段論之琵琶
分別白云雲情雨意雖可拋兩月之夫妻雪鬢霜鬢

竟不念八句之父母功名之念一起甘旨之心頓忘
是何道理首四句之中前二句是客宜畧輕而稍快
後二句是主宜畧重而稍遲功名甘旨二句亦然此
句中之主客也雖可拋竟不念六個字較之兩月夫
妻八句父母雖非襯字却與襯字相同其爲輕快又
當稍別至于夫妻父母之上二之字又爲襯中之襯
其爲輕快更宜倍之是白皆然此字中之主客也常
見不解事梨園每于四六句中之字與上下正文
同其輕重疾徐是謂菽麥不辨尙可謂之能說白乎

此等皆言質白。蓋場上所說之話也。至于上場詩定場白以及長篇大幅叙事之文。定宜高低相錯。緩急得宜。切勿作一片高聲。或一派細語。俗言水平調。是也。上場詩四句之中。三句皆高而緩。一句宜低而快。低而快者。大率宜在第三句。至第四句之高而緩。較首二句更宜倍之。如統紗記定場詩云。小小英雄俠氣聞。飄零仗劍學從軍。何年事了拂衣去。歸卧荆南夢澤雲。少小二句宜高而緩。不待言矣。何年一句。必須輕輕帶過。若與前二句相同。則煞尾一句不求低。

而自低矣。末句一低則懈而無勢。況其下接着通名道姓之語。如下官姓范名蠡字少伯。下官二字例應稍低。若末句低而接者又低。則神氣索然不振矣。故第三句之稍低而快勢有不得不然者。此理此法誰能窮究至此。然不如此。則是尋常應付之戲。非孤標特出之戲也。高低抑揚之法盡乎此矣。

優師既明此理。則授徒之際。又有一簡便可行之法。索性取而予之。但于點脚本時。將宜高宜長之字。用硃筆圈之。凡類襯字者。不圈。至于襯中之襯。與當急

七展成云

方便法門

然太便宜

此章

急。趕。下。斷。斷。不。宜。沾。滯。者。亦。用。硃。筆。抹。以。細。紋。如。流。
水。狀。使。一。一。皆。能。識。認。則。于。念。劇。之。初。便。有。高。低。抑。
揚。不。俟。登。場。摹。擬。如。此。教。曲。有。不。妙。絕。天。下。而。使。百。
千。萬。億。之。人。贊。美。者。吾。不。信。也。

緩急頓挫

緩。急。頓。挫。之。法。較。之。高。低。抑。揚。其。理。愈。精。非。數。言。可。
了。然。了。之。必。須。數。言。辯。者。愈。繁。則。聽。者。愈。惑。終。身。不。
能。解。矣。優。師。點。脚。本。授。歌。童。不。過。一。句。一。點。求。其。點。
不。刺。謬。一。句。還。一。句。不。致。斷。者。聯。而。聯。者。斷。亦。云。幸。

矣。尚能詢及其他。卽以脚本授文人。情其畫文斷句。亦不過每句一點。無他法也。而不知場上說白。儘有當斷處不斷。反至不當斷處而忽斷。當聯處不聯。忽至不當聯處而反聯者。此之謂緩急頓挫。此中微妙。但可意會。不可言傳。但能口授。不能以筆舌喻者。不能言而強之使言。只有一法。大約兩句三句而止言一事者。當一氣趕下。中間斷句處。勿太遲緩。或一句止言一事。而下句又言別事。或同一事而另分一意者。則當稍斷。不可竟連。下句是亦簡便可行之法也。

此言其麓非論其精此言其畧未及其詳精詳之理則終不可言也

當斷當聯之處亦照前法分別于脚本之中當斷處用硃筆一畫使至此稍頓餘俱連讀則無緩急相左之患矣

婦人之態不可明言賓白中之緩急頓挫亦不可明言是二事一致輕盈嫵娜婦人身上之態也緩急頓挫優人口中之態也予欲使優人之口變為美人之身故爲講究至此欲爲戲場尤物者請從事予言不

則仍其故步

脫套第五

戲場惡套。情事多端。不能枚紀。以極鄙極俗之關目。一人作之。千萬人效之。以致一定不移。守爲成格。殊可怪也。西子捧心。尙不可效。況效東施之顰乎。且戲場關目。全在出奇變相。令人不能懸擬。若人人如是。事事皆然。則彼未演出。而我先知之。憂者不覺其可憂。苦者不覺其爲苦。卽能令人發笑。亦笑其雷同。

他劇不出範圍非有新奇莫測之可喜也
除惡習拔去眼釘亦高人造福之一事耳

衣冠惡習

記予幼時觀場凡遇秀才赴考及謁見當塗貴人所

衣之服皆青素圓領未有着藍衫者三十年來始見

此服近則藍衫與青衫並用即以之別君子小人凡

以正生小生及外末脚色而為君子者照舊衣青圓

領惟以淨丑脚色而為小人者則着藍衫此例始于

何人殊不可解夫青衿朝廷之名器也以賢愚而論

念磨心云余
向有此三
疑今在筵
前破持
破感而歸
天然然此
物誤人不
淺即以花
而青之亦
不為過但
恐着青衫
者未必盡

則爲聖人之徒者始得衣之以貴賤而論則備縉紳
之選者始得衣之名宦大賢盡于此出何所見而爲
小人之服必使淨丑衣之此戲場惡習所當首革者
也。或仍照舊例止用青衫而不設藍衫若照新例則
君子小人互用萬勿獨歸花面而令士子蒙羞也
近來歌舞之衣可謂窮奢極侈富貴娛情之物不得
不然似難責以儉朴但有不可解者婦人之服貴在
輕柔而近日舞衣其堅硬有如盔甲雲肩大而且厚
面夾兩層之外又以鋪金錦緞圍之其下體前後二

幅名曰遮羞者。必以硬布裱骨而爲之。此戰場所用之物。名爲紙甲者是也。歌臺舞榭之上。胡爲乎來哉。易以輕軟之衣。使得隨身環繞。似不容已。至于衣上所綉之物。止宜兩種。勿及其他。上體鳳鳥。下體雲霞。此爲定製。蓋霓裳羽衣四字。業有成憲。非若點綴他衣。可以渾施色相者也。予非能創新。但能復古。

方巾與有帶飄巾。同爲儒者之服。飄巾。儒雅風流。方巾。老成持重。以之分別老少。可稱得宜。近日梨園。每遇窮愁患難之士。卽戴方巾。不知何所取義。至紗帽。

巾之有飄帶者。制原不佳。戴于粗豪公子之首。果覺相稱。至于軟翅紗帽。極美觀瞻。曩時張生踰牆等劇。往往用之。近皆除去。亦不得其解。

聲音惡習

花面口中聲音宜雜。如作各處鄉語。及一切可憎可厭之聲。無非爲發笑計耳。然亦必須有故而然。如所演之劇。人係吳人。則作吳音。人係越人。則作越音。此從人起見者也。如演劇之地。在吳。則作吳音。在越。則作越音。此從地起見者也。可怪近日之梨園。無論在

南在北在西在東亦無論劇中之人生于何地長于何方凡係花面脚色卽作吳音豈吳人盡屬花面乎此與淨丑着藍衫同一覆盆之事也使范文正韓襄毅諸公有靈聞此聲觀此劇未有不抱恨九原而思痛革其弊者也今三吳縉紳之居要路者欲易此俗不過啓吻之勞從未有計及此者度量優容真不可及且梨園盡屬吳人凡事皆能自顧獨此一着不惟不自爭氣偏欲故形其醜豈非天下古今一絕大怪事乎且三吳之音止能通于三吳出境言之人多不

解求其發笑而反使聽者茫然亦失計甚矣。吾故爲
詞場易之花面聲音亦如生旦外末悉作官音止以
話頭惹笑不必故作方言卽作方言亦隨地轉如在
杭州卽學杭人之話在徽州卽學徽人之話使婦人
小兒皆能識辨識者多則笑者衆矣

語言惡習

白中有呀字驚駭之聲也。如意中並無此事而猝然
遇之一向未見其人而偶爾逢之則用此字開口以
示異也。近日梨園不明此義凡見一人凡遇一事不

論意中意外。久逢乍逢。卽用此字。開口甚有差人請客。而客至亦以呀字爲接見之聲音。此等迷謬尙可言乎。故爲揭出。使知斟酌用之。

戲場慣用者。又有且任二字。此二字有兩種用法。一則相反之事。用作過交。如正說此事。忽然想及彼事。彼事與此事勢難並行。纔想及而未曾出口。先以此二字截斷前言。且任者。任此說以聽彼說也。一則心上猶豫。假此以待。沉吟如此說。自以爲善。恐未盡善。務期必妥。當于是處等。非故以此代心口相商。且任。

者稍遲以待不可竟行之意也。而今之梨園不問是非好歹開口說話卽用此二字作助語詞常有一段賓白之中連說數十個且住者此皆不詳字義之故。一經點破犯此病者鮮矣。

上場引子下場詩此一齣戲文之首尾尾後不可增尾猶頭上不可加頭也可怪近時新例下場詩念畢仍不落臺定增幾句淡話以極緊湊之文翻成極寬緩之局此義何居令人不解曲有尾聲及下場詩者以曲音散漫不得幾句緊腔如何截得板住白文冗

亦有下
不與更
書數借此
為緩兵計

雜不得幾句約語如何結得話成若使結過之後又
復說起何如不收竟下之為愈乎且首尾一理詩後
既可添話則何不于引子之先亦加幾句說白說完
而後唱乎此積習之最無理最可厭者急宜改革然
又不可盡革如兩入三人在場二人先下一人說話
未了必宜稍停以盡其說此謂弓場原係古格然須
萬不得已少此數句必添以後一齣戲文或少此數
句卽埋沒從前說話之意者方可知此是龍足非蛇
足也然只可偶一為之若齣齣皆然則是是貂皆可

續矣何世間狗尾之多乎

科譚惡習

插科打諢處。陋習更多。革之將不勝革。且見過卽忘。不能悉記。略舉數則而已。如兩人相毆。一勝一敗。有人來勸。必使被毆者走脫。而誤打勸解之人。連環擲戟之董卓是也。主人偷香竊玉。館童吃醋拈酸。謂尋新不如守舊。說畢必以臀相向。如玉簪之進安。西廂之琴童是也。戲中串戲。殊覺可厭。而優人慣增此種。其腔必效弋陽。幽閨曠野。奇逢之酒保是也。終